

内乡文史资料 第六辑

目 录

内乡籍黄埔校友文史资料选辑

- 南苑战斗回忆……………李育豪 (1)
- 三次难忘的战斗……………李汉文 (4)
- 我所参加的三次抗日战争…杨天经 (8)
- 我的战场回忆……………王世麟 (12)
- 记忆中的张自忠将军……………李育豪 (16)
- 忆兰封 内黄 陈州战地生活
……………郑富国 (22)
- 浙赣会战回忆……………赵相如 (31)
- 韩复榘束手被擒记……………王连山 (33)
- 三官殿抗击日寇……………傅明道 (37)
- 痛击日寇杏树峪……………张国杰 (39)
- 我的军旗生活回忆……………黄子贤 (41)
- 青山港战地生活片断……………阎学贤 (45)
- 坎甸入军校……………傅明道 (48)

军校生活中难忘的几件事……	王九思 (50)
起义前后……	王九思 (52)
我在从军前后……	杨润桥 (64)
孤军歼强敌……	荆治明 (72)
从军校到息烽……	张子珍 (76)
难忘的几件事……	胡应科 (79)
巧装打扮迎校长……	张振兴 (83)
我所知道的李正韬……	张大定 (84)

忆我任河南省立信阳师范学校校长十年

……	周祖训 (90)
《虎口余生录》……	李永刚 (125)
写在父亲的日记发表之前……	李欧梵 (206)
阻击·鏖战·暴行……	秦承盈 (220)
初次会见别廷芳……	原景信 (224)

南苑战斗回忆

李育豪（18期）

1937年初，我投笔从戎，经人介绍到天津，参加由张自忠任师长的三十八师教导队。当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进平津。

那时我刚脱离学校，没有社会经验，也没有什么政见，更谈不到什么党派。我心腹中只是充满着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暴行的仇恨，从此，开始了抗日战斗的任务。

我在天津短暂停留一段后，就来到当时驻在北平的三十八师南苑教导队报到。教育长张克侠，系共产党员。该教导队编制，共分二个大队。第一大队为军士队，系由各连队抽调的班长，第二大队（大队长黄振涛系黄埔学生）为学兵队，系由各地招收的学生和一部分军官子弟。我在第四中队，队长朱从之。在喜峰口作战时，眼皮曾被敌弹炸伤，人称外号叫“朱瞎子”。提到日本他总是满不在乎，他每次讲到日本侵略的时候，总是咬牙切齿。有一次他讲：“同学们，眼看重任就在当前，要好好地操练技术，准备一旦有机会，杀他几个，死而无愧……等”，他的讲话，实为感动人心。

日本侵略者，自持兵强马壮，悍然制造是非，最后于七月七日，向我卢沟桥疯狂进攻，当时我驻卢沟桥部队，吉星文团长即予以迎头痛击。这时平津形势异常紧张，敌人调兵

遣将，极力准备，扩大战局，从此掀起了震惊中外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日战争。

时隔不久，没想准备未及，敌人于二十八日开始进攻北平，首先攻击的目标是南苑。是日清晨，敌人以陆空协同向我南苑兵营进犯。

我们教导队住在第十五营房，紧靠南苑北围墙中央。敌人开始由东南角进攻，我第一大队已解散各回原单位，这时只有学兵队。因为没有指派战斗任务，随高射机关枪连撤出营房，到正东方向的演武厅后的荒场上，疏散后各伏掩体内，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天亮后，敌机飞来，三五成群，在我上空盘旋后开始投弹。初开始以拳头大的小型炸弹，低空飞行，向我阵地密集投弹，似冰雹落下，炸得我阵地尘土飞扬。队长指挥我们对空射击，附近高射机枪连也开始射击，敌机翅膀下冒起火星，虽没起到作用，但吓得敌机扭头飞向高空，并不断往返轰炸。

紧接着日本兵开始进攻，二个小时后东、南、西三面受敌围攻。这时我队奉命转移阵地，到北围墙上，对正北方向施行警戒，防敌侵入。

驻南苑营房的大部分单位是训练部门和指挥部的直属单位，战斗部队较少。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整容上阵，参加战斗，顽强抵抗。敌人始终以东南角为攻击重点，曾数次爬墙均被击退。时至中午敌以陆空协同，增补援军，集中火力向我阵地猛攻，我军伤亡惨重，加上后无支援，被敌突破。这时，朱队长命令我们调转方向，一边射击，一边掩护撤退，我军边打边撤至营房附近，卸装与敌展开了白刃搏斗，并在营房内又作巷战。在这同时北小街也发现敌情，距我阵地只

有三百米左右，队长带领我们跑步到北小巷占领阵地，准备应战。我们到达不久时间，有我骑兵部队来到，他们是担负掩护任务的，分股向南向西冲去，与敌人接火后，成了混战状态。这时各据点边打、边向各有利方向撤退。

我队边打边向正北方向撤退，至大红门时，有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此集结兵力，亲临指挥，与敌展开血战。二位将军怀抱军人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以视死如归的气概，一直战斗到壮烈牺牲。由于部队早已受到严重伤亡，又以失去主脑指挥，才又边打边向北平方向撤退。

抗战胜利后，当时北平市命名有：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以表达他们万古不朽的功绩！

南苑战斗实属贻误战机，使我军受到巨大损失。我们是午后五时进入北平，群众皆热泪盈眶，夹道欢迎。随之，瓜果饮食满载车辆送来。我们来到一个学校里（忘记什么学校）师生们热情招待，向战士们送吃送喝，散发毛巾，激励士气，使抗日情绪更加高涨。不料深夜突然奉命，凡三十八师所属一律开往天津以南津浦线附近。离开北平后转绕经过几个昼夜，才到达目的地青县。

时不过几天，上级将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副军长李文田（兼天津市警察局长）。当时张自忠失落平津，情况不明。部队由副军长李文田率领，在天津以南静海县和青县一带，与敌展开激战，长达一月有余，攻守兼用，进退皆有。我军一般利用夜间行动，白天以攻为守，村落巷战，白刃搏斗，翻复交错，在混战中，二十九军发挥了大刀威力，挫败了敌人速战速决的迷梦，敌人再不吹牛放

屁。

战争转移到青县以南地带时，有五十五军换防后，我军撤到黄河南岸休整。时隔不久，大概是十月上旬，又迎击了分股骚扰津浦线以西之敌。我军展开于济宁以东地区，又经过二十余日奋战堵击，阻止了敌人西侵企图。我军从平津转战至今，伤亡严重，上级有所体察，遂奉命开往焦作补训休整。

三次难忘的战斗

李汉文（16期）

为抗日救国，我于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十六期，学习步兵科。1941年春毕业，分配在十二军八十一师二百四十一团。

当时的十二军军长是孙同轩，八十一师师长是郝翠芝，二百四十一团团长是丁士选，其团所属三个步兵营，一个直属连、二个直属排。我在的二营营长是王召吾，该营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小炮排。

刚到部队时我担任通讯排代理排长，那年我才20岁。部队驻防郑州，这时敌人少数部队渡过黄河，欲袭郑州，我驻郑八十一师奉命与敌人接上了火，战斗刚打响，二营营长张光宇阵亡，团副王召吾升任营长，同时王召吾也把我带到二营营部，但没有明确职务。称我为连副。由于部队的失利，退到郑州以南约四十华里一带休整。几天后部队开始反

攻，我们营奉命出发后，部队很快就和敌人接上了火，狠狠地和敌人打了一仗。在我军强有力的打击下，敌人站不住脚很快退去，我部紧接着追击。就在这个时候天气突变，刮起大风，灰沙满天，百米外看不见人，当我们追到离黄河南岸六华里处，又和敌人打了一仗。由于天气和地形的变化，这一仗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我尖兵排伤亡十余人，排长阵亡；敌人被消灭了五十多人，缴获步枪四十多支，我部追到黄河南岸，大部敌人退到了黄河北岸，敌人指挥官立登少将及其一伙也被包围在大庙里达三天三夜。在此同时，我部师长写信派一名通信员送到大庙命立登少将投降。敌人不但不投降，反而命令开枪打死了我送信人员，并于第四天早晨两点左右进行反攻，妄想冲出大庙，强渡黄河。这时河北岸的敌人也派来了三只大木船、三十只小皮筏接应立登少将。当他们将靠近南岸时被我部哨兵发觉，立即鸣枪射击，接着一场激战。这次由我亲自指挥战斗，经过不到两小时的激战，把敌人的三只大木船打退了回去，三十只小皮筏也被全部击沉，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横尸黄河顺水而下，大庙里的敌人也不敢出动。由于敌人的反攻和营救立登少将没有成功，又派来了十二架飞机轰炸我阵地，企图援救立登少将。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师长命令开炮将大庙炸平。在头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敌人强攻的形势下，我军奋力激战，消灭了包括立登在内的大庙里的敌人，并缴获步枪三十多支，手枪十几支，还有金戒指、手表等物。

休整几天后，我部又奉命攻打黄河铁桥南端芒山头。芒山头 and 黄河铁桥是日本进攻河南的交通要道和立足点，所以

敌人死守不退，一直攻打不下。

芒山头的阵地原是我军二十二师攻打的目标，由于敌人布防严谨，二十二师攻打几天没有拿下。这时上级命令我二百四十一团攻打芒山头第一道防线，副营长和我带两个步兵连，两挺重机枪，两门82迫击炮攻打芒山头正面。团部命令次日拂晓4点以前我部一定要拿下芒山头第一道防线。这一消息很快被敌人觉察，敌人在当天夜八九点时增加了兵力。我们从下午六点出发，八点进入阵地。这时天气不好，开始下雪。我部乘下雪时机，迅猛偷袭，一枪没发，部分人员就进入了日本鬼子的第一道防线，我是第一个冲上前去进入阵地的，接着大部队冲了上来。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双方激战，我军以激烈的炮火打向敌人，轻重机枪响成一片，炮弹轰隆隆在敌人群中炸响，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不到一个小时的战斗，我们就强占了敌人的阵地，敌人被迫撤退到第二道防线，也就是黄河铁桥南头。在铁桥南头的敌人死守不退，敌我双方只隔一百多米，一连几天双方对峙，当时是农历腊月下旬，天气不好，刮风下雪。这是我难忘的一次战斗。

1942年8月份，我已担任二营五连二排排长，驻防陕州会兴镇三门峡黄河南岸，当时四、六连守防，五连奉命渡过黄河到敌后开展游击活动。出发前，师长郝翠芝召集五连开会，鼓励我们完成任务，全连官兵也向师长表示了决心。师长又嘱咐我说，李排长，你在芒山头的战斗中立了功，希望你在这次再立新功。并指明了五连长和董排长年岁已大，主要的担子压在你身上，我也向师长表了决心。会后我们挑选了精干士兵六十余名，编成了二个排，一个排二十余

人，两挺轻机枪，二十支步枪，两支榴弹炮。当天下午出发，从三门峡下游渡河，渡河时我们用一只打鱼的小木船和牛皮包，分几批渡过去，过河后迅速深入到敌人后方，白天藏在山沟里的小村庄内，来往行人有进无出，夜间我们声东击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迷惑敌人，并专打敌人弱点，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就这样我们一连搞了六个夜晚，任务是七天，所带的给养也是七天，第七天往黄河边行动准备渡河，就在这天夜里我们又侦察到附近少数敌人的位置，敌人的武器是十几支步枪，一挺轻机枪，分两处相隔百米左右。我们摸到村边同时进攻。我排迅速攻到院内，将敌人包围在屋内，逼他们交枪投降。不料就在这时一排轻机枪发生故障攻打不下，立即退走，走时没有和我排联络，敌人的轻机枪转向射击我们，无奈，我一人掩护全排撤退。我甩出几个手榴弹，炸得敌人不敢出门，然后随全排人员退到黄河边渡口。按时间，一排人员还没到，不知下落，我又带着少数人找到天明未能发现。于是我们排先渡过黄河，回到营地，第二天一排才过河回到营地。这时才知道一排迷失方向，直向敌人碉堡而去，被敌人发觉，开枪射击，临时改变路线向敌人后方游动，直到第二天才渡河回来。

在这七天的战斗中，我们时刻保持警惕，顺利地完成了师长交待的任务，全连没有伤亡一人，全部回到宿营地。在休整中我和董排长评为三等功，发军功奖章一枚。这是我从军校到部队参加的第三次难忘的战斗。

我所参加的三次抗日战争

杨天经（16期）

1938年，是我国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有志之士纷纷起来参军参战，形成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当时我正在南阳上学，后来回到家乡敦学。时值中央军校在南阳招生，由于受爱国热情的激励，即弃学从军，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分校（校址在汉中）。经一年多的学习，于1939年冬毕业离校，被分配到河南省保安司令部。我在该部曾当过科员、排长等职。后因父病回家，以后我也患病，因当时地方团队对轻重机枪多不会操作，又由邹文惠介绍，病愈后来到内乡民团第二团（别瑞久团）当教官，不久又当上连长，最后调编到豫、鲁、皖、苏挺进第六纵队，驻守淮阳把守河防。隶属于八十五军指挥。

一次出色的渡河夜袭

1943至1944的两年时间里，我所在的部队一直是驻淮阳担任河防。我的职务仍是连长。我们的任务是以防为主，但对来犯之日军时刻警惕，捕捉战机，予以痛打。

1944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们预料中的事件终于发生了。指挥部命令我们作渡河作战准备，并要求渡河宜在夜

间八九点钟进行。接到命令以后，我们即作战斗动员，在团里挑选了百余名勇敢善战的士兵，组成战斗队，由我带领渡河出击，并与驻守在当地的地方团队梁士英团取得了联系，并规定了双方的联络信号和口令。梁部在这一带地形熟悉，当他了解到我们这次出击的目的后，情绪很激动，并主动承担了向导任务。我们的战斗队渡河后，即以急行军前进，不料在当晚十点钟左右，在一个叫王景庄的地方发现了敌情。因情况紧急，时间紧迫，不容许过多考虑，我当机立断，率领部队迅速包围了王景庄。当日军发现被我包围后，哇哇乱叫，横冲直撞，我们以白刃对敌，短兵相接，激烈异常，大约血战了两个小时左右，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有的扔下武器逃跑，有的受伤，联队长吉田一郎被我击毙。获得的战利品：有轻机枪、掷弹筒、长短枪及部分弹药等，我们也牺牲了两个士兵。这次战斗不仅打击了敌人，而且激励了我官兵战而必胜的信心，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抢 占 分 水 领

从1944年底至1945年初，我们部队调防鲁山县的四棵镇。我当时升任营长，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不仅肩负战斗的胜负，还要注意军队的纪律，搞好军民关系，保障军需供应。这时我们的防地离敌占区很近，有时双方的活动交错进行，情况复杂，时刻都在警惕。要在这里站稳脚根，必须严明纪律，搞好军民关系。元月中旬，我们了解到盘踞在鲁山之敌，有继续南犯，继而西下的企图。经过分析敌情，肯定日军要南窜，

必定经过南召、鲁山，经过南召，则必须经过分水岭，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必为双方所争，要切断日军南窜之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抢占分水岭，争取有利条件，克敌制胜，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时值天寒地冻，我营受命后，即向分水岭秘密行动，沿途群众替我们警戒，还设法掩护我们，热情招待我们，帮助我们，群众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日夜兼程，争分夺秒的行进。在夜幕将要降临的朦胧中，影影绰绰看到前方的村庄和隐约听到几声枪声，经过讯问侦察，知道许昌地区保安团已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和敌人遭遇了，我们与友军取得联系后，又作了统一部署。次日拂晓四点钟左右，我们和友军并肩作战，一鼓作气，首先抢占了分水岭的主阵地。虽然日军向我们疯狂地进攻，但我们凭借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全营官兵皆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坚决打击了敌人。我们四连五连为左右翼，六连为预备队。我亲自带司号兵马发成指挥四连防守正面阵地。敌人先以大炮向我阵地猛轰，继以步兵冲锋，敌人一次次的冲锋，都被我们打下了去，我们也损失很重，入夜敌人倾巢而来，恨不得一口把我们吞下去，并靠大炮的掩护，接近我们阵地，形势非常危险。这时我一面以手榴弹和冲锋枪消灭面前之敌，一面命令司号兵吹调预备队进行反击。千钧一发，眼看阵地将陷入敌手，一阵冲锋号声响过，我营预备队生龙活虎般飞奔上来，白刃拼搏，终于把敌人又压了下去，当敌人狼狈逃窜之后，发现司号兵不知什么时候已躺在我的身旁，身负重伤。当时我真为司号兵而难过，但又想到由于他的一声号响，预备队能及时上来，转危为安又觉欣慰。敌人先后向我正面主阵地猛攻五次，终以失败告终，狼狈退去，我们也终于胜

利了，挡住了敌人企图南窜西下的道路。这次战役，敌人损失惨重，留下几十具尸体，并缴获敌电台一部，骡马五匹等战利品，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南坪线上炸敌车

1945年3月内乡已沦入敌手。那时我到了另一个部队即保安团。这年春夏之交，保安团由团长吴佩祥带领，驻扎在内乡县余关乡南的谢寨村。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是我们活动的好地方。距我们十几里地，就是南坪公路（南阳至西坪），沿线敌人气焰嚣张，活动频繁，经常成批或零星地从这条路上通过。沿线群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我们经常得到群众报来的消息和有益的建议，并寻找机会打击敌人。一天，了解到一批敌人要从公路通过。有西去内乡的，也有北往马山口的。经过分析决定，立即行动，打击敌人。我们全部轻装前进，晚饭以后，已到达预定地点，埋伏在内乡城东五龙庙一带的公路边。这时恰巧常在这里出没的“别动军”某部，由陈士泽率领，也埋伏在这里，准备伺机打击敌人。我即与之联系，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陈部建议由我部作掩护，必要时可以佯攻，声东击西，给敌人以错觉。不出所料，敌人大批人马、装甲车等，越过溧水西进时，只听得一声巨响，顿时尘土飞扬，血肉横飞，我们埋地雷爆炸了，敌人争相逃命，只留下一辆装甲车，四轮朝天躺在被炸成十几米深的土坑里。至今人们记忆中的地雷坑依然还在。

我的战场回忆

王世麟（16期）

七·七事变，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个个义愤填膺，满怀激情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我个人自幼受到教育，已有报国之志，乃于是年响应号召投笔从戎，参加驻洛阳第166师教导总队军士队接受军事训练，以期报国杀敌之愿，结业后分配在166师995团一营三连任军士班长。1938年2月，随该部队渡过黄河，直接参战于豫北沁阳、济源、孟县、温县一带，与日本侵略军土肥原十四师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夜袭甘沟桥

甘沟桥乃系豫北沁、济、温、孟几县的交通要道，是日军通往各县运输的要塞。此处有日军的军械弹药库，向各处补给，守敌百余人。我师探明情况后，即命995团组织“敢死队”拔掉这个钉子。团部一声号召，几百士兵报名，通过审查挑选了九十八名轻装组成“敢死队”，队长由袁所先担任，我是其中一员。1938年3月24日午夜，通过急行军到达“甘沟桥”，队长秘密部署了战斗任务，分好外围、进攻、退却的位置人数，趁敌熟睡不备之机，大家挖通

了墙壁，潜入敌穴。有的用枪击，有的掷手榴弹，有的用大刀砍，还有的和敌人肉搏，战斗异常激烈，我在于敌人拚搏中，头部负了重伤，但仍在拚杀中，几位战友赶到打死了敌人，使我脱险。这场战斗打死打伤敌人数十名，缴获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我军虽也有伤亡，但士气大振。这场震动豫北的夜袭甘沟桥战斗，刹了敌人的威风，也激怒了敌人对我军的痛恨，从而不断搜索袭击我军。

济 源 第 二 次 战 役

第一次攻打济源失败之后，总结了经验教训，第二次于1938年4月份对驻济源日军土肥原师团酒井隆所部展开攻击。敌人兵力有3000之众，我166师集结三个团，我们995团主攻西门，第二营营长王国钧（黄埔五期生）担任先锋，一、二连为第一梯队，三连为第二梯队，龙台镇为集结地点，总攻兵力4000余名，另配一个炮兵队。一天夜晚部队秘密行军，兵临城下于夜12点，一声号令炮击西城墙，第一梯队趁机靠梯攀登，由于城上敌人早有准备，致使第一梯队伤亡很重，剩余退了下来。我是三连七班长，负责第二梯队。首先由我带一班人冲到城墙下，大家齐力向墙上掷手榴弹，乘爆炸之时迅速靠梯，紧接又向城墙上掷手榴弹，掷后爬梯，手榴弹爆炸后，我带一班长爬上城墙，首先扫射左右墙上敌人，尔后冲向西门，在敌人只注意城门外之际，我带人用手榴弹炸死城门上守敌，立即开了西门，敌人机枪象雨点向我队扫射，我伏在地下射击掩护大部队进

。当西门攻开之后，南门、北门相继攻开，紧接着与敌人展开了街道屋脊争夺拚杀，一直战斗到拂晓，日军不得不从东门逃窜，我军追击20多里路方又回城。这次战役打死打伤敌人130多名，缴获了敌人存留的军用物资，我军虽有伤亡，但军威大振士气高昂。

温 县 战 役

1938年7月，496旅旅长刘希程（黄埔一期生）率三个团攻击温县城，995团为前卫部队，第一营营长王国钧率第一营为先头部队，进攻离城五里之处被数百名敌人包围，995团团长阵亡，王国钧营长被围困在战壕里，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仍冲不出去。战斗一直延续四个多小时，王国钧手枪被敌人弹击，仍以手榴弹坚持战斗。就在这危险之中，我带七班士兵冲入敌阵，将王国钧营长救出，敌人在我两团援兵赶到时，退回温县城，我军伤亡110多名，敌人死伤数十人。

几次战斗之后，团营长官均认为我作战勇敢，带兵有方，于该年八月份提升为准尉，并任995团第一营三连司务长。

之后，豫北敌人通过多次战斗，看到166师意不在作战而是牵制，不能渡河，所以调集大部兵力疯狂往复搜索，对我军进行袭击，由于众寡悬殊，我军伤亡甚重，后调洛阳补充和整训。

部队在洛阳整训期间，我自己深感杀敌本领不足，军事

知识贫乏，适逢黄埔军校西安七分校在洛阳招考十六期学生，经考试我被录入七分校为学员。入校后编入十三总队。总队长胡长青（黄埔前期生）对各项教程要求严格，教导有方，所以十三总队系当时七分校成绩优异大队。在学习期间，由于我年轻，也比较活跃，一切动作学得比较敏捷，又因为我是学员班长，处处做到领先，各个项目均获良好成绩。在军校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学习，在将结业之际，分校挑选成绩优异的第十三总队参加陆军第一军第一师陆空大演习。在西北的高级将领胡宗南、陶峙岳等亲临现场，并有苏联军事顾问团军事专家指导，进行陆空大演习，场面之宏伟，“战斗”情势之逼真，如令人亲临战场，获益良深。毕业时又参加了一次军事实弹演习。

1940年8月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在驻朝邑暂编第五十二师任排长。1941年7月连队奉命东渡黄河与游击队配合深入敌后作战，以牵制风陵渡和打击敌人，不使其西犯黄河，保卫关中地区。当我军黎明前渡过黄河后，八时许，敌人二十多辆汽车满载士兵向黄河岸边驶来，似有过河意图，我连乘其不备，突然伏击，敌人不明真相，随掉头狼狈逃窜，被击毁汽车两部。紧接着和敌人战斗四整天，我腿部负伤，但仍坚持不下火线。经过两个多月的游击，牵制了敌人，保卫了黄河，不久奉命调守大雁关。大雁关系黄河沿线重要防地，日军多次袭击，一次被敌重炮袭击，但我连仍坚守阵地，迫使敌人不敢西犯。

1944年我被编入驻河南禹县第二十九军，接任特务营连长，后又调入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185师565团先任连长后任营长。